

<<重播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重播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2253865

10位ISBN编号：7802253861

出版时间：2008-2

出版时间：新星出版社

作者：（美）雷蒙德·钱德勒

页数：184

字数：89000

译者：叶美瑶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重播>>

前言

<<重播>>

内容概要

他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，他的作品被收录到权威的《美国文库》中。

他是以侦探小说而被载入经典文学史册的大师，他是美国推理作家协会（MWA）票选150年侦探小说创作史上最优秀作家中的第一名。

他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编剧之一，他与比利·怀尔德合作的《双重赔偿》被称为黑色电影的教科书。

1942年到1947年，他的4部小说6次被好莱坞搬上银幕。

参与编剧的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·福克纳。

似乎至今还没有哪个作家享受到好莱坞如此的厚爱。

他笔下的马洛被公认为是最具魅力的男人，“有着黄金般色泽心灵的骑士”。

在四十年代，好莱坞男演员以能扮演菲利普·马洛为荣耀，其中亨弗莱·鲍嘉塑造的最为成功。

他想写一部“人人都在作品里无忧无虑地散步”的小说。

他描述自己的性格是“表面的缺乏自信和内里的傲慢自大的不协调的混合物”。

他当过兵。

参加过一战。

经历过苦难与孤独，认为自己“始终活在虚无的边缘”。

他不喜欢看大海，因为海里有太多的水和太多淹死的人。

他是个酒鬼。

他认为。

一个男人，每年至少要酩酊大醉两次。

这是个原则”。

他烟斗从不离嘴。

与比利·怀尔德一起编剧，被烟熏得忍无可忍的比利经常跑到厕所里躲避，他竟怀疑比利的生殖器有问题。

他瞧不上海明威，曾在小说里给一个警察起名叫海明威，称之为“一个老是重复同样的话，直到让大家相信那话一定很精彩的家伙”。

他拒绝任何奖项。

假如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也必定会拒绝。

原因有二：一、他不会跑到瑞典去接受奖项，还要穿上晚礼服发表演讲；二，诺贝尔奖曾颁给太多的二三流作家。

而许多实力远胜于他们的优秀作家却未获奖。

他孤零零地死在异地他乡。

只有17个人参加了他的葬礼。

他说：“我是个没有家的人……到现在，还是。

”

<<重播>>

## 作者简介

钱德勒被誉为硬汉派侦探小说的灵魂，代表着硬汉派书写哲学的最高水平。他是美国推理家协会（MWA）票选150年侦探小说创作史上最优秀作家的第一名，他塑造的侦探菲利普·马洛被评为最有魅力的男人。

钱德勒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编剧，他为好莱坞缔造了激动人心的“黑色电影”，与比利·怀尔德合作的《双重赔偿》被称为黑色电影的教科书。

<<重播>>

书籍目录

## &lt;&lt;重播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插图：重播1一阵刺耳、带着命令语气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，说了些什么，我没听清楚，原因之一：我还没睡醒；原因之二：我把话筒拿反了。

调正后，我对话筒嘟囔了两声。

“你听见没？”

我叫克莱德？

乌姆内，我是律师。

”“叫克莱德？”

乌姆内的律师满街都是。

”“你就是马洛，是不是？”

”“大概是吧。”

”我看看表，清晨六点半，这种时间我多半还头脑不清。

“别跟我放肆，年轻人。”

”“很抱歉，乌姆内先生。”

我可不是什么年轻人，我有点年纪了，嗜咖啡如命。

您需要我这种人为您效劳吗？”

”“我要你八点钟去等SC列车，在那批旅客中会有一个女孩，我要你找到她然后跟踪她，查到她下榻的饭店，回来向我报告。”

清楚吗？”

”“不清楚。”

”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”他生气地问道。

“光凭这些信息，我无法确定这个案子可以接。”

”“你搞清楚我是克莱德？”

乌……”“够了！”

”我打断他，“别把我弄得歇斯底里，你再把情况说明一下，也许你真正需要的是调查员，我一向自知不是干FBI探员的料。”

”“哦！”

我的秘书弗米利耶小姐半个小时内到你的办公室，她会把你需要的资料告诉你，她很能干，希望你不会相形见绌。

”“要是我吃过早餐，肯定比她优秀。”

你就让她来吧！”

”“地址？”

”我把我在尤卡大道的住处告诉他，还教他该怎么走。

“很好，”他语带勉强，“我有个要求，你得保证不能让对方发现你在跟踪她，这点很重要，因为客户是华盛顿一家举足轻重的律师事务所。”

弗米利耶小姐会把一部分开销费用给你，另外还有两百五十美元的预付费。

期待你的优秀表现。

好了，我们也别多说了。”

”“我会尽力而为，乌姆内先生。”

”挂了电话，我勉强从床上爬起，冲个澡刮了胡子，门铃响的时候我正喝着第三杯咖啡。

“我叫弗米利耶，乌姆内先生的秘书。”

”声音俗不可耐。”

“请进。”

”她活像个洋娃娃，身上穿一件白色系腰带雨衣，没有帽子的款式，一头小心呵护的琥珀色秀发，一双搭配雨衣的长靴，手上拎了把折叠式塑料伞。”

## &lt;&lt;重播&gt;&gt;

一对蓝灰色的眸子直盯着我，好像我说了什么难听的话似的。

我帮她脱下雨衣，闻到她身上香气四溢。

她那双腿——就我目前看得到的部分而言——还真不难看。

她腿上裹着薄而透明的丝袜，我专注地欣赏，特别是当她坐下交叉双腿，拿出烟来点的时候。

“克丽丝汀？”

迪奥，”她看穿了我的心思，说道，“我一向不穿别的牌子。

给我火好吗？”

”“显然你今天比平时多穿了几件。

”我把打火机递给她。

“我不喜欢一大早就应付这种无聊的玩笑。

”“那什么时间比较好呢，弗米利耶小姐？”

”她勉强露出微笑，并从皮包中找出一个牛皮纸袋丢给我。

“你需要的每样东西都在里面了。

”“是吗？”

我需要的某些东西不大可能在里面的。

”“你爱怎么说都行，蠢货。

你的底细我早摸得一清二楚。

你以为乌姆内先生会找你？”

找上你的人不是他，是我！”

还有，麻烦你别再盯着我的腿看。

”我把袋子打开，里面有一个封好的信封和两张支票。

其中一张面额两百五十美元，上面标着：预付金，给专业服务的头期款。

另一张是两百美元的支票，写着预付菲利普？”

马洛的必需开销。

“这张支票你得实报实销，要给我支出项目表。

”弗米利耶小姐说，“其余的你就看着办。

”那个信封我没拆——还不到时候。

“凭什么乌姆内先生认定我会接下这种没头绪的案子？”

”“你会接的。

我们不会要你去做什么下三烂的事，相信我。

”“我会有什么好处？”

”“哪天等我有空了，咱们找个晚上喝酒，到时再好好商量这个部分。

”“你说服我了！”

”我把另一个信封拆开，里面有一张女孩的照片，那女子仪态大方，也许是惯于拍照的原因。

照片上看来，她有一头乌黑的秀发，或者是赭红色，额头宽阔明亮，眼神谨慎，颧骨颇高，鼻孔紧张，那张嘴显然拒绝开启。

整个脸紧绷不安，一点都不快乐。

“看看背面。

”弗米利耶说。

背面打上了一些资料。

“姓名：埃莉诺？”

金，五英尺四英寸高，大约二十九岁，深栗色的头发，浓密、自然卷。

模特儿的仪态，嗓音低沉清晰，注重穿着但不落俗艳。

保守的彩妆，脸上无可见的疤痕。

特征：进入室内时习惯转动眼珠，但不转头。

紧张时会紧握右手手掌。

左撇子且刻意掩饰。

## &lt;&lt;重播&gt;&gt;

网球打得好，游泳和跳水姿势优美。

嗜酒。

”这些资料是从档案上摘录的，根本说明不了什么。

“她坐过牢吗？”

”我看着弗米利耶问道。

“我也只知道上面所说的这些。

你就照着指示去办吧！

”“弗米利耶小组，她的夫姓呢？”

一个二十九岁的大姑娘差不多都嫁人了，这里头连结婚戒指或嫁妆什么的都没提。

这一点我想不通。

”她瞄一眼手上的表。

“你最好赶到车站再想，时间不多了。

”她站起身，我帮她穿上那件白色雨衣，接着替她开门。

“你自己开车来的？”

”“是的。

”她走出门去，走到一半又回过头来，“我喜欢你一点，你不会动手动脚，从某个角度而言，你算个君子。

”“动手动脚——这种把戏太不入流了。

”“不过你有一点很惹人厌，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吗？”

”“抱歉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有人恨不得我死。

”“我说的不是这个。

”我送她下楼，替她开车门，这辆车可不便宜，是跑高速的凯迪拉克。

她对我点头示意后，开上山路扬长而去。

我回屋里将随身用品装入袋中，那袋子刚好够装下在外住一晚的衣物，这么做是为防万一。

2一切顺利。

SC列车一如平常准时进站，我找的人像一只戴着餐巾的袋鼠一样好认。

她走近眼前一个垃圾桶，把手上唯一的東西扔进去——是一本平装书。

之后她找地方坐下，眼睛盯着地板。

我所认识的女人里，她属于不快乐那一类型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起身走向书架，什么也没拿就离开了，抬头看看墙上的钟，进了电话亭拉上亭门，对着投币孔放入一把零钱，开始跟人聊起来。

她说话没什么表情。

挂了电话，她走到杂志架边，挑了一本《纽约客》，又看了一次钟，才坐下来读那本杂志。

她身穿定做的套装，宝蓝色系，从脖子处看得到里面是一件白衬衫，领口别着一只蓝宝石大胸针，可能还戴了同款式的耳环，但我没看见。

发色栗棕，跟照片里一样，只是比想象中略高一点。

她戴一顶系有深蓝色蝴蝶结的帽子，帽檐前端垂了一截纱。

另外还戴了手套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她出了大厅拱门，门外停着一长排出租车。

她走到咖啡厅，往左边张望一阵，转身回候车室，眼光逐一扫过杂货店、报摊、服务处以及坐在木椅上的人。

售票窗口有的开有的关，她倒不看那里。

她又坐下，再抬头看钟。

接着脱下右手手套，调手表，那是一只纯白金的小表，没镶钻。

把她跟弗米利耶一比，她不见得有多刻板拘谨，却足以使弗米利耶相形之下，显得轻佻随便。

这一次她仍然坐了不久，随即起身徘徊。

走进内院又绕回来，继而进了杂货店，在书报架前停留一阵子。

## &lt;&lt;重播&gt;&gt;

现在我确定了两点：假设她约了人碰面，肯定不是约在火车进站的时间；还有，她并不像在等火车。她走进咖啡厅，挑一个高脚椅坐下，看了看店里卖的东西，又继续读杂志。

接着当然侍者就端上冰水和菜单。

我跟踪的女人点了东西，女侍者一离开，她又回去看杂志。

当时大约是九点一刻。

我走出拱门，见一个戴红帽子的男孩正等在出租车行列旁，于是我走向他。

“你在SC上班吗？”

“我问道。”

“算是吧。”

“他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看了一眼我指间那一块钱硬币。”

“我正在等人，他乘的是华盛顿开到圣地亚哥那一班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已经下车走了？”

“你是说下了车，领走了行李吗？”

“我点头。”

他想了想，用他那对栗子形的眼睛打量我，“确实有个人走了，”他终于说，“你朋友长得什么样？”

“我形容出个男人的样子，一个像爱德华？”

阿诺德那种类型的男人。

戴红帽子的男孩摇摇头。

“先生，那我就帮不上忙了。”

下车的人不是你说的那样。

你朋友大概还在车上，他们现在不必下车来，若是在七十四号月台转车，十一点半车才出发，车都还没到呢！

“谢谢。”

“我道过谢，把钱给他。”

可见那女人的行李仍在火车上，确定这一点就没问题。

我掉头回到咖啡厅外，透过玻璃向内看。

女人正一边看杂志，一边漫不经心地用着咖啡和点心。

我到电话亭联络一家熟识的车行，叮嘱他们如果到中午我没打来，就派人把我的车开回去。

这种事他们有经验了，他们有一把备用钥匙。

我到车上拿出背包，塞进一个小行李箱。

到宽敞的候车室里买了到圣地亚哥的来回票，再快步跑回咖啡厅。

女人还在，不过已经不是一个人了。

有个家伙坐在她对面，冲着她嬉皮笑脸，明眼人一看就猜得到他们彼此认识，还有，女人并不怎么喜欢他。

那家伙是典型的加州人，脚踩一双酒红色拖鞋，身穿一件棕黄色格子衬衫，没打领带，外面套了一件浅黄色粗硬布的运动夹克。

身高大约六英尺一英寸，算是修长。

有一张消瘦而自以为是的脸和口乱糟糟的牙齿。

他手上正搓弄着一张纸片。

他胸前的口袋塞着一条黄手帕，像一束水仙似的从那里探出来。

事情再明白不过了；女人根本不欢迎他出现。

他继续说话并揉着那张纸，最后耸耸肩，从那位子上站起来，靠上去用指尖滑过女人的脸，她猛地缩回去。

然后他把揉皱的纸片摊开，小心翼翼地放到她面前，他等着，同时咧嘴一笑。

女人缓缓将目光移到纸上，专心地看，刚伸手要拿，男人抢先一步，把纸放进皮夹，脸上仍然笑咪咪的。

随后，他拿出活页记事本，写好后撕下来，放到她面前。

那张才是她的。

## &lt;&lt;重播&gt;&gt;

她拿起看了一眼就放进皮包。

之后她看看他，露出笑容，我猜她笑得很勉强。

他拍拍女人的手，便离开了。

他走到电话亭、关了门、拨号，讲了一阵子。

出了电话亭，他找一个红帽子跟他去提行李。

男人领出一个浅乳白色手提箱和一个同款型的衣物箱。

红帽子跟着他到停车场，停在一辆光可鉴人的两门敞篷别克车旁边。

红帽子把行李放进倾斜的车椅座后，拿了小费离去。

穿运动外套佩戴黄手帕的男人钻进车里，倒车、戴墨镜、点一根烟，而后开走。

我把车号记下来，回到大厅。

接下来的那个钟头相当难熬。

女人从咖啡厅离开，回候车大厅看杂志，她完全心不在焉，不时翻回上一页。

有时候她干脆连头都不低，只是捧着杂志，双眼空洞无神。

我拿了一份早报借以掩饰监视行为，还一边盘算着整件事，但毫无进展。

我再怎么想，也顶多只是消磨时间罢了。

方才与女人同桌的男子从车站领了行李，他或许是跟女人搭同一班车来的，男人原也是车上乘客。

女人的态度十分明白，她并不喜欢男人在身边，而男的却有把握以手上那张纸逼女人就范。

的确，女人后来对他客气多了。

他们大可以在火车上悄悄协商的，为什么要特地下车才谈？

此外，男人留给她那张纸又是什么？

我正思绪起伏之际，女人突然站起来，走到报摊，带回一包烟，拿出一根点上。

她抽烟的样子很笨拙，显然不谙此道。

抽完那一根，她表情完全不一样了，变成暴躁且冷酷凶狠的表情，好像她抽这根烟是为了某种目的。

我看墙上的钟，十点四十七分，只好继续胡思乱想。

那张被揉得皱巴巴的纸很像剪报。

女人曾想抢过来，但没成功。

后来男人在一张白纸上写了几个字，递给女人。

当时她望了他一眼，并报以一笑。

结论是：女人有把柄在那个痞子手上，只好佯装自己不讨厌他。

我思索的下一个重点是：之前男人离开过车站，他可能是到停车处取车，也可能是去找剪报。

总之，可能性这种东西爱想几个就有几个。

但是他不可能不担心女人会跑掉，因此可以猜测他没把话说完，他只透露了一部分，也许他原先所知有限，这一点我无从考证。

总之男人说了一部分之后，就安心地拎着行李，开着别克轿车离去，可见他已经知道女人的行程，并确定对方会主动联络他。

十一点零五分，我把这些想法一一推翻，打算重新想过，不过没有进展。

十一点十分，播音员告诉大家可以到七十四号月台搭乘第十一线的火车。

这班车途经圣安娜、欧申赛德、德尔玛尔后到圣地亚哥。

人群开始走出候车室，那女人也在其中。

另一批人在收票口，等女人一过票口，我便往电话亭奔去，投钱拨号找克莱德？

乌姆内。

电话是弗米利耶接的。

“我是马洛，乌姆内先生在吗？”

“她一本正经地回答我：“乌姆内先生上庭去了，您要留言吗？”

“那女人现在坐上往圣地亚哥的火车，她会在哪一站下，我无法确定。”

“谢谢您，还有其他消息吗？”

“有的。”

<<重播>>

今天太阳很大，我们那位朋友不像你命那么好。

她先是在车站对面的咖啡厅吃早餐，然后在挤满一百五十个乘客的候车室干等，现在已经在那班列车上了。

”“我都记下来了，谢谢您。

我将尽快转达乌姆内先生。

那么您有初步结论了吗？

”“有。

你隐瞒了一些事情。

”她的口气顿时变了，肯定是什么人刚走。

“听好了，伙计，你是被雇来做事的，最好闭上嘴做事，而且做得漂漂亮亮。

克莱德？

乌姆内在本地可是呼风唤雨的人物。

”“谁说要吹风淋雨了，小美人？

我就算要水也是啤酒瓶里装的那种，我心情好的话还可以拿酒杯敲首歌呢！

”“你会得到你要的，侦探。

但是你一定要照指示去办，别玩花样，清楚了吗？

”“宝贝儿，这真是你对我说话最亲切的一次。

再见。

”“马洛，你听我说。

”她突然急了，“我也不想恶语相向，这个案子对克莱德？

乌姆内而言太重要了。

万一搞砸了，他会损失一个重要客户。

希望你能了解。

”“很好，弗米利耶。

我想我的潜意识部分应该了解了，我会试着记住。

”我挂上电话，进了票口。

下了回旋梯，又走一长段才到达月台。

我一上车，便在怡人的吸烟区里坐下，这种地方保证让人一路喉咙舒坦，最后肯定替你留下舒服的肺叶。

我叼起烟斗点着，加入吞云吐雾的行列。

火车离站后，便在东洛杉矶的田园间蜿蜒前进，速度渐渐变快，往圣安娜奔去，在当地停了一会儿，女人没下车。

火车又过了欧申赛德、尔玛尔，她仍在车上。

<<重播>>

#### 媒体关注与评论

雷蒙德·钱德勒是艾略特、加缪、奥尼尔、奥登钱锺书、村上春树等文学大师们崇拜的大师，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，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被写入经典文学史册的侦探小说大师。

他的作品被收录到权威的《美国文库》中。

他是美国推理作家协会(MWA)票选150年侦探小说创作史上最优秀作家中的第一名。

本书为他的最后一部小说！

<<重播>>

编辑推荐

<<重播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